



革命回忆录

露 营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目 次

长征路上·····	戴潤生 (1)
草地边缘上的攻碉战·····	潘 焱 (6)
露 营·····	吴保山 (12)
过去的一件事·····	鲍言新 (15)
放下笔拿起枪·····	馬銳鋒 (20)
赵大娘·····	武守端 (24)
鬼子丢砲又折兵·····	楊惠民 (30)
湖上的斗争·····	朱广元 (34)
沿着紅军的道路前进·····	徐仲禹 (38)
一双布鞋·····	肖宗智 (43)
横跨小西天·····	李玉田 (45)
和部队失去联系之后·····	桑金秋 (50)
北上途中·····	白 玉 (54)

长 征 路 上

戴 潤 生

跟毛主席走近道

一九三三年十月，蔣介石以百万兵力对紅軍进行第五次圍攻，並以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紅軍。

我們經過了連續一年的英勇奋战，最后終於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圍，进入了云南、貴州、四川三省的边界地区。

由于长期的艰苦行軍、作战，部队异常疲劳，加上当时領導思想不明确，尽管每个战士的革命意志是坚强的，但是在情緒上还是免不了要引起一些混乱。

正在这个紧急关头，遵义會議确定了毛主席的領導，情况也就很快起了变化。我記得最深刻的是中央“告紅軍指战員書”，和当时行軍中的两句口号：“走大路，走小路，为的是消灭敌人；走弯路，走远路，是为了革命胜利”。战士们都明白了和敌人轉来轉去、連續行軍的意义，无论行軍作战多么艰苦，再也沒有說怪話、发牢騷的了。

我們中央紅軍，在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在川、滇、黔地区兜了几个圈子，就把前堵后追的敌人主力甩开了。

我当时在紅軍干部团的一个連队里工作，我們連队担任着中央机关的警卫任务。有一次，机关已經先撤走了，毛主席因

为要处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留在后面走，我們担負他的警卫工作。这时，后面部队已經和敌人打起来了，枪声激烈地响着，我們看到毛主席仍然在那里鎮靜地工作都非常着急，一再地催促他：

“主席，枪响的很紧，我們走吧！”

“不要慌么！”他慢慢地对我們說，“現在不是以前了，敌人都被我們甩在后面了，前面也沒有大股拦路的敌人了。”

他把事情办好以后，才起程上路。毛主席不大好騎馬，走了不远就下馬來和我們一起步行。他一边走一边問道：

“你們曉得路么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走哪里？”

“有路綫图。”

我們把划好的路綫递給他，毛主席看了以后笑着說：

“跟着我走吧！走点近路。”

我們都很奇怪：毛主席怎么知道有近路呢？原来毛主席在吃飯的时候，早已向老乡調查好了。他一面同老乡一起吃飯，一面談，飯吃完了，要了解的情况也都問清楚了。

我們跟着毛主席，一直抄近道走，虽然出发得很晚，可是到达宿营地时，我們先行的队伍还没有赶到。

搶渡金沙江

一九三五年四月，紅軍为了搶渡金沙江，分三路向江边前进。中間一路由刘伯承总參謀长帶領着，我們干部团是先遣支队。

那时每天行程都是一百多里，經過了几天强行軍，插到了

一个渡口。这个渡口有一个税收卡子，共有三十多人，当我们到达的时候，这伙敌人还睡在梦里，我们很快就把他们解决了；江岸上敌人修的碉堡工事一点也没起作用。

渡口是佔領了，但江水湍急，不能涉渡，也不能架桥。周圍都是光秃秃的大山，就是能架浮桥也找不到材料。渡口只有一只可容十来个人的小木船。大軍如何能迅速过江？这个严重的困难摆在我們面前了。

我当时在八連任指导員，刘总參謀长叫我去当面交代任务，他說：“已經調查好了，离此地六十里一个渡口，有两只船，去把它搞来。”我接受任务后，就派一个排前去搞船。出去找了一天，天黑回来报告說：“沿江都是大山，沒有渡口，也沒找着船。”

刘总參謀长又把我叫去，再次詳細地指示了渡口的方向、位置和情况，命令我們一定要完成任务。

这一段金沙江，这岸較平坦些，勉强可以沿江边走，对岸却是峭壁悬崖，簡直沒有路。我們分两路沿江去找，爬过一个山又是一个山，有的地方还得用綁腿一个个拉上去。一直走到下午两点多鐘，才看見前面山脚下有一个小鎮子，約有二十来戶人家，紧靠着江边。估計这就是我們所要找的那个渡口。

我們把队伍隐蔽在山上，派人下去一偵察，果然不錯，就是刘总參謀长說的那个渡口。鎮子里駐有敌人保安团的一百多人，大家研究了一下，認為当时主要是搞到人和船，不能把人攆跑，所以硬打是不行，只好計取。于是我們便伪装成白軍，大搖大擺地走下山去。我們先派去一个排打聯絡，裝出蛮不講理、兇神恶煞的气派。果然他們相信了，叫他們下樓就真的下了樓。一下樓，我們就喊：“快点架枪集合，我們长官要給你們訓話！”就这样把他們的枪繳了，人也全部俘虏了。

我們首先問船，他們說沒有船。我們估計是一定有船的，就从人群中把他們的隊長找了出來。這隊長是個土豪，吓的渾身直哆嗦，我們就告訴他，只要把船都交出來，就保證他生命財產的安全。這樣，他才把藏起的两只船交出來了。

從這渡口到我們渡口的六十多里路中，江水汹涌，要經過十个險灘，中流石礁又多，船一碰上就要完蛋。我們的同志雖然有不少是會使船的，但是在这种急流中實在沒有把握。我們只好从俘虏的团丁中挑选了几个水手撐船，並把土豪隊長也帶在船上。

船順着急流疾馳而下，有时眼看要撞到江心的石灘上了，可是水手們却不慌不忙地用篙子点住，船尾一摆就繞过去了。我帶一个排坐在后面一只船上，當我們快到最后一个險灘時，远远的听見前面的江水声中有些急促的喊叫声，大概是前面的船出事了。我心里不由得格外緊張起来，就赶紧將船靠岸，慢慢地繞到近前看時，只見江心險灘的礁石上站着我們十多个战士，船却不見了。

險灘离岸虽不远，但中間隔着一道激流。船无法过去，我們只得把船上的鉄索解下来丢过去，一个个地把他們拖过来。

听过来的战士們說，因为水流过急，水手一时沒有撐住，船就随着汹涌的急流一直往灘上撞去。快要撞上的时候，却被卷回的浪头打了回来，船身陡豎起来，几乎翻过去。船还没有定住，接着又被激流向灘上冲去，又被浪头撞回来。当第三次撞向灘上時，他們沉不住气了，一看接近灘石，就赶快跳到灘上去。岂知那船却一摆尾繞过灘去了。船輕水急，順流而下，把跳在灘上的十多个战士撤在那里。这保安团的隊長也趁机跳进激流溺水逃了。

待我們赶到渡口的時候，几个战士惊喜地跑来對我們說：

“哎喲！你們可把人急坏囉！”

“急么子？我們都好好的。”我們笑着回答。

这么多部队，就这三只小船，估計两三天是渡不完的，而我們的粮食又极为缺乏。战士們可以餓几天肚子，但船上的水手却吃不消。沒有粮食怎么办呢？周圍都是高山，渡口又离不开人，往哪里去搞粮食呢？

正在为难的时候，朱总司令来了。我們向他报告了情况，总司令立刻召集各船水手講話，进行政治动员；又亲手写了一道命令留在江边，讓所有在这里渡江的部队，一律要留下粮食，这才解决了問題。

船伕們在我們教育和影响下，都安心地撑船，夜以繼日，很少休息。終於，我們在七天內胜利地完成了搶渡任务，万千紅軍人馬从三条小木船上渡过了惊濤駭浪的金沙江。

草地邊緣上的攻碉战

潘 焱

部队从班右出发向救济寺前进。今天在这条路上走着的还有老大哥部队紅一方面軍和我們的党中央。

从地图上看，救济寺位于草地邊緣，西、北临山，东面靠河，是通往腊子口的必經之路。据說，跟踪的敌人已从松潘出发，企图先我佔領救济寺，乘我长途跋涉，人困馬乏，来一次突然截击，一下子吃不掉，也要把我們困死在这荒僻的大草地！

經過多天来的連續行軍，再加上吃不好睡不好，同志們个个都瘦了很多。有的同志还病着，得不到及时的治疗，（我們的医藥奇缺！）得不到充分休息。（敌人在追击我們！）我們所有的，是同志間亲切的关怀和互助，是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坚定信心！大家都在坚持着，只要还能迈开步子，那就要繼續前进！

有一次，我曾亲眼看到一个患病的同志走着走着——脚陷进了泥沼，同志們赶忙跑过去扶他。他臉色慘白，大喘着气掙扎着，但是他还是沒有能够再站起来。就这样，这位同志在前进的路上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口气，和我們永別了。

在这艰苦的长途行軍中，政治工作人員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想出一切办法鼓动同志們不掉队，鼓动掉队的同志赶上队，

保證部隊全部人馬安全地到达宿营地。

这天出发和往常一样，我还是負責收客，走在全营的最后。老远我就看到一个黑大个，他大背着两条枪，肩上还扛着一条，一晃一晃地向前走着。我猜想准是五連的藏族战士戈宜芝，这些天来，他总主动要求收客任务，和我經常搭伴。我試着喊了一声，他扭轉头来向我招呼：“政委同志，洋漠！洋漠！（藏語：好！好！）”我也答道：“洋漠！洋漠！”說着說着，我赶上了他，两个人並肩走着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伸出了大拇指，說：“你真行！”他看了看我，笑着說：“你个子比我矮也背三条，那你才算这个呢！”說着他也伸出了大拇指。我心里想，这小伙子真能講。于是我又辯解道：“我当兵久了，习惯了，沒有关系，你……”他沒等我說完就搶着說：

“可是論年岁我要比你大——我二十五了，比你大六岁！再說，我从小跟土司^①当娃子^②受的苦那就不用提了，今天这一点累算得了甚么！”

我們俩談的很相投，步子越走越快，可是一路上也沒有收容到一个掉队的。

我知道大家早就攢足了勁要大干一場了。确实，出川以来，很久沒打仗了，我們既无粮站又无兵工厂，主要供給全仗从敌人手中夺取，这样，時間久了不打仗真有点想的慌！何况大家並不滿意自己肩膀上扛的“三套筒”、“湖北条子”和“四川造”，总想从敌人手里夺到一些好枪。

快到救济寺的时候，我們听到了枪声。前面傳來，友軍三十軍和胡宗南的“王牌”部队四十九师在救济寺西南包座一带接上火了。

敌前卫約一个团的兵力佔領了救济寺，並且在我們到达之前，已在救济寺西北角的一条山腿上架起了五个临时的活动碉

堡③。黑森森的碉堡发射孔正張望着道路。看来敌人是欺侮我們沒有重火器呀！

但是，我們也不是那么好欺侮的！

乍一看，敌人是够滑头的，先我佔領了有利地形，搶修了掩体。但是，也正因为这样，一开始他就被动了。他只能縮在他的烏龟壳里挨打，我們却有着极大的活动余地。

五連担负攻打第一个碉堡的任务，他們采取了野外攻坚的办法，以一个排做掩护，另一个排突击。由于我們缺少打碉堡的經驗，掩护部队沒有能够封鎖敌人的碉堡发射孔，突击部队一开始运动就遭到火力威胁；及至抵近敌堡約一百公尺处，已伤亡九人。敌火力更加瘋狂。突击部队不能繼續前进。我立即命令停止进攻。第一次进攻失利了。

問題是接近不了敌人，若能靠近它的烏龟壳用洋鎬生掏也掏它个洞洞！民主会上大家的发言都集中在这一点上。但是，怎样才能接近敌人呢？

大家都在沉思，敌人从发射孔里不时地朝外边打着冷枪。

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班长开会以来就一直低着头在想着甚么。这会兒大家沉默下来，他反而坐不稳了，东挪挪西挪挪，不知有甚么心事。猛然，他昂起了头象一下子想起了久已忘掉的事情似地大声說道：“能！能接近敌人！”

“怎样接近？怎样接近？”

“讓他說，別打岔！”

有搶着問的，有責备搶問的同志不該打斷別人的話的……反正这时人們的心情都一样——希望早点知道他究竟想出了甚么絕招。

“首先得封鎖住敌人碉堡的枪眼！”那个班长繼續說。

“这誰不知道啊！”不知是誰冒出了这么一句，但是班长

立刻为自己辯解道：“我說的封鎖是这样的封鎖：人不要多，但是一定要枪法好，一个頂一个才行！”

“对！我算一个！”戈宜芝忍耐不住地說。“在家时我用土枪打野兽，今天我要用洋枪打敌人。試試看土枪洋枪劲头一样不一样！”

跟着报名的还有藏族战士佯端里和平时奖为特等射手的十名战士。

我們重新組織了第二次进攻。

戈宜芝第一个开枪，从望遠鏡里看的很真，他一枪就把敌人发射孔里掛着的水壶揍掉了。跟着各射手也向瞄好的目标开了火，敌人伸出发射孔外边的枪身有的被打中，有的縮了回去。就在这时，我們的突击組沿着稜綫和地沟向敌人碉堡跟前跃进了。当碉堡里的敌人发觉的时候，突击組的同志已接近了外牆，敌人剛剛把枪身探出来，还没来得及射击，我們的手榴彈就順着枪眼塞了进去。只听得轟隆轟隆連續爆炸的声音和敌人哭叫的声音混成一片，烟尘大股大股地从发射孔冒了出来。但是頑抗的敌人並無投降之意，他想讓旁边的碉堡助他一把力。突击組就依靠同志們的封鎖，用随身携带的洋鎬在碉堡的北牆角下吭哧吭哧地挖了起来。不到半个小时，北牆角塌了，突击組冲了进去。連打带砸一共歼灭敌人十几名。第一个碉堡就这样解决了。

利用进攻第一个碉堡的經驗和晚間作战的有利条件，我們又連續收拾了敌人三个碉堡。

眼前只剩下最后一个碉堡了。这个碉堡最大，里边包括一个营部和一个多連，並且它的周圍地势开濶，很不好接近，确实也是最难打的一个。

这时傳來友軍的胜利消息：包座之敌全部就歼，敌师长突

圍未成，逃至小河边上吊自杀。除此之外，警戒部队的一个小勤务員又跑来悄悄告訴我，昨晚我們和敌人干得正起勁的時候，党中央已經安全地从山背后繞过去了。

我心里又高兴又着急，假若我們能有一門砲，敌人再不敢这样跟我們泡了。但是我們沒有砲，所以他才那样大模大样地不理睬我們。怎么办呢？总不能讓它久纏着我們啊！

我們不得不采取了最吃力的办法：利用土工作业通过开濶地接近敌人。

由于工具少，体力差，部队只好分班倒換着干。大家在緊張地劳动着，靜靜的荒野里只听得到急促的喘气声，刨土声，鎬头偶而碰到石头发出的叮噠声……。天一黑就动手，一直挖到天亮，交通沟还有五十、七十、九十公尺不等的距离沒有达到目标。

天亮以后，敌人見我們挖交通沟的人很少，突然从里边反击出来，但是掩护部队立即將敌人赶回去了。大家虽然很累，情緒却更高了，一边坚持白天作业，一边向敌人展开了政治攻势。战士們喊道：“快投降吧！不投降，只有死路一条！”

“你們看看交通沟挖到哪里了，再不投降，紅軍的手榴彈可就不客气了！”敌人一看，再犹豫不定就真的要吃家伙了，这才乱七八糟地喊道：“老总們不要挖了！咱們交枪！”旁边一个战士把鋤往地下一甩，用帽子擦了把汗嘟囔着說：“嘿！我当有多大本事呢！”我用手做成喇叭筒大声地向敌人喊道：

“礮堡里的蔣軍官兵听清囉！紅軍欢迎你們投降！我命令你們不准破坏武器，把所有的枪枝捆好送出来，然后你們再出来站队！”只听礮堡里嚷嚷了一陣，最后还是剛才答話的那个又喊起来了，这一次听得更清了，原来他把头探到枪眼那里朝外喊呢！他說：“长官的話我們都照办！我們还有一点小小的請

求：第一，不要杀害我們；第二，放我們回家；第三，不要沒收我們个人的东西。”我一一地回答了。談判就这样成功了！

过了不大会，从碉堡里抬出了一捆一捆的步枪、机枪，一嘟噜一串的駁壳枪和其他短枪，最后出来的是一拉一串的俘虏，他們一个个低垂着头，胆怯的向外走着，有的胳膊上挂着一个包袱，有的胳肢窝里夹着一床毯子……。

这一帮拦路虎落得如此下場，这該是他們出师之前沒能料到的吧！

勤务員慌着往手枪堆那边凑，我喊住了他：“小鬼！小鬼！这边来！”不料誰在我的身后拍了我的肩膀一下，我扭头一看是师政委委員楊朝礼同志。我沒来得及給他敬礼，他笑呵呵地把手伸给了我：“你这个小鬼比人家大几岁！喊人家小鬼！”我笑着沒有說甚么。楊政委看到我們新繳获的“柏大林”輕机枪、“三节式”重机枪、“半开門”、“汉阳造”……故意挑逗着我：“小鬼！你們营这一仗装备了这么多好枪，我看了都眼热！以后，听不到你們打漂亮仗就該打屁股囉！”我也打趣地說道：“那就看打仗的时候，师政委想得起我們想不起囉！”政委一听笑出声来了：“你这个小鬼好兇啊！沒打仗就打算先将我一軍喇！”身边站着的同志們也都跟着哄笑起来！

① 土司：藏族部落的領袖。

② 娃子：奴隶。

③ 临时的活碉堡：敌人用树干搭起架子，里外約一尺厚，当中灌进土，就如北方打土牆的土板夹子。用这样簡便的方法构造的碉堡。

露 营

吴 保 山

长征途中，露营生活是别有风味的。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，地势稍高，比较干燥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最理想的宿营地。当落日的余辉，照映得草原泛着金光的时候，我们面黄肌瘦的脸上，都显出愉快的神情。队伍一停下来，有的同志端着盆子去找水；有的在用树枝掘坑搭灶，要是地面坚硬，用树枝掘不动，就用干牛粪来垒。盆子在我们手里，真是“物尽其用”了：端水用它，拾干牛粪（当柴烧）也用它，等火点燃了，把它往灶上一坐，就成了烧水做饭的锅。一切准备好了之后，一个同志烧火，其余的人就一面闲谈，一面挑选沿途采来的灰灰菜，准备晚餐。身强力壮的人，则自动去接掉队的同志。这时您看吧，一缕缕炊烟袅袅上升，萦绕在草原的上空。草原就象一个拥有很多人口的村镇，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。

炊烟给人们带来了愉快，劳累了一天，看到它就会想到吃东西、休息，而这些对于我们都是极其重要的。可是你知道这炊烟是多么来之不易吗？干牛粪不易点燃，烧火的同志恼火极了。先是蹲在地上，伏下身子去吹，累得头晕眼花也不行。后来就索兴趴在地上，把嘴凑在牛粪跟前吹。烟熏得人眼泪直流，牛粪的气味，呛得人直噁心，大家看着干着急，使不上劲，因为谁也没有烧牛粪的经验。记得有一次是柯茂同志烧火，他正用手擦着被烟熏了的眼睛，大家就跟他开玩笑来了：

“怎么？想未婚妻了，你应该抓紧时间早点结婚呀！看，现在天南海北的……”“哈哈……。”我们在旁边哈哈大笑凑热闹。柯茂是我们科里最年轻的一个，他有一个年轻的爱人，正准备着结婚哩，我们就奉命北上抗日了，因此大家好用这事和他开玩笑。他总是红红脸，腼腆地笑笑，一声不吭。可这会他正被干牛粪弄得一肚子气，一见大家还逗他，就跺着脚，哭了。开玩笑的人才住嘴。

往往是在我们快把“饭”做好的时候，掉队的同志也就赶到了。大家总是一跃而起，带着愉快和友爱，跑上去抱着，拉着，让出最好的位置叫他们休息，就象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。

晚餐了，我们围在一起，吃野菜。没有炒面吗？有的，不多，不到找不到野菜的时候，谁也舍不得动。可是对于身体弱、有病的同志却表现得非常慷慨！即令他们不吃，大家也得象发命令一样叫他们咽下去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总爱谈天说地的，过去常讲的，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；翻过雪山之后，谈话就增加了新的题材了，每谈到高峻、严寒的雪山，我们一步步走过来了，人们的心里充满了自豪，对未来也增加了信心。

吃完了就睡觉。真是，走在雪山上，我们是“顶天立地”；睡在草地上，我们又是“铺地盖天”了。辽阔的草原上，燃着一堆堆的野火，宛如天上的繁星，闪闪发光。战士们围着火堆横七竖八地躺着。在寂静的夜里，除了呼噜噜的鼾声外，听不到别的动静。有人逗趣地把李白的诗“思乡”后两句改了四个字：“睁眼望明月，低头入睡乡。”用来形容当时的情景。

草地的天气变幻莫测，时风时雨，时热时冷，一天就象过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似的。最难熬的是晚上，阵阵凉气袭来，砭人肌骨。我们，除了个别的同志有一张老羊皮外，大家是既没有垫子，也没有被子，下冰、上凉，睡到半夜就醒了。

四肢冻得僵硬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撿些干牛粪燒一堆火烤烤，过了一陣子，倒下再睡。无数个这样的夜晚，这样度过了。

不过，这还是好的，若是遇到雨天，那就更糟了，它破坏了我們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生活。在风雨的夜里，牛粪点不着，我們只好喝着冷水嚼生野菜。然后，我們就背靠背的相偎依着，头上淋着雨，以身体互相取暖。就这样，一到醒来的时候，也仍然可以发觉不少同志，倒在泥水里呼呼地睡着，疲倦使我們什么也不顧了。

要是在大树林里宿营，那就是我們最大的幸福，但这只是到快出草地的时候才遇到过的。树林里，拾柴、做饭、取暖都比较容易，而且树枝茂密，又遮露又擋风，象个天然的大房子。一堆一堆的火光，把树林子照得通紅，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来：

我們是抗日的先鋒，

我們是战斗的英雄，

.....

这嘹亮的、振奋人心的歌声，此起彼落，四处飄蕩。好象在参加一个盛大的联欢晚会，大家忘却了一天的疲劳，整个森林草地，充滿一片欢乐的气氛。

遇到这样的夜晚，我就吃它一頓“上等飯”。所謂“上等飯”，就是白水燉牛肉，燉的时候就是香味扑鼻，很想要吃它几大碗解解饑。喜欢吃辣椒的同志，拍着大腿直后悔：“早知道有燉牛肉，怎么也要帶几个辣椒来！”但吃的时候，大家就皺眉了，油盐都沒有，又腥，又膻，弄不好，还要吐出来。我們倒在树林里，确是很美，比露天暖和多了。难得这样好机会，大家都想睡个够，撈撈本。

第二天醒来，身上还是湿漉漉的，四肢酸痛。我們活动，活动，拍掉身上的草叶和泥土，又前进了。

过去的一件事

鮑言新

剛才我已跟你說過了，我之所以當兵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了老劉的影響，我在家當老百姓時就認識了老劉。

十三年前，我們家鄉——山東城武縣五區鮑樓村一帶，是敵來我去的游擊區。但村里的抗日組織全都建立起來了。老劉，學名叫劉德章，當時是九團的偵察排長，常在我們那一帶活動。

老劉和全村人的關係可好啦。老人家說：“老劉真能，會打鬼子，又會幫我們紡花、織布，還常幫我們抱孩子。”年青些的就說：“老劉真行，懂得革命道理，又能領導咱打鬼子。還是一個好莊稼漢，一到農忙就來幫我們下地干活，無論割麥子、割高粱都一個頂倆。骯髒活他也不嫌，他常幫我們堆糞。”老劉和我們兒童團的關係拉得更熱乎，那時我是兒童團指導員。老劉一見我就喊：“小指導員！教你們的歌子會了嘛？”我們一群小鬼就會把他圍起來，唱他教我們的“罵劉本功”或者是拖着他和我們一塊下坑去摸魚。只要趕到吃飯時，大家都要爭着拉他到自己家去，因為誰都想聽老劉講那些“打日本”、“打黃狗”的故事。不用再說啦，老劉在我們那一片是很受歡迎的。大人小孩誰都親熱地喊他老劉，老劉也不外氣，不管到誰家去，總和到自己家里一樣。